

华文中学改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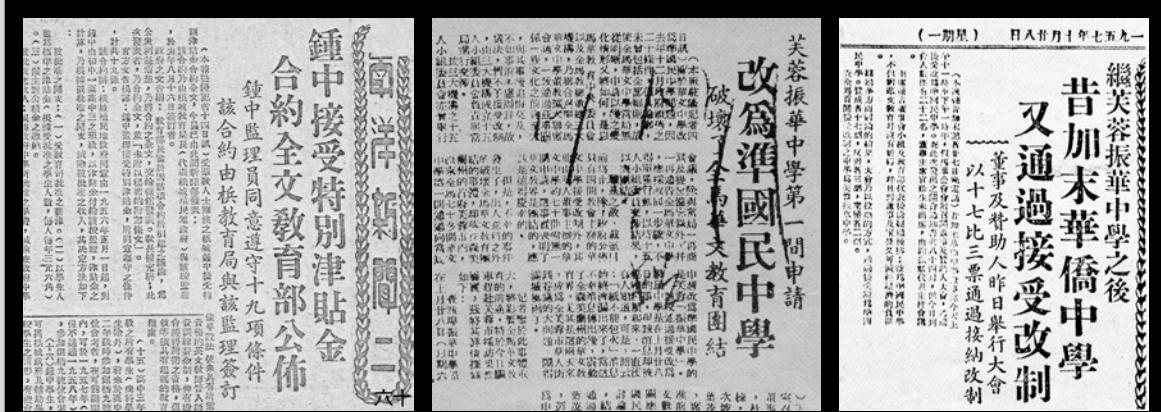
沈天奇

马来亚联合邦和砂劳越在 60 年代初，沙巴在 70 年代初，华文中学先后被改制为英文中学。改制前这 3 个地区共有 4 所华文中学，其中 84 所为私立华文中学，政府资助华文中学。1966 年马来西亚有 90 学，其中 87 所为私立华文中学，其余为沙巴文中学。1970 年，全国还有 66 所华文中学。

目前，全国有 60 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总数 53,005 人，其中西马 37 所，学生 41,713 人；砂劳越 14 所，学生 4,948 人；沙巴 9 所，学生 6,344 人。国家独立后，由于华文中学的改制，我国失去了 104 所华文中学。这是一段悲痛的血泪史。

逐个击破 —— 钟灵、振华、昔华率先改制

在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教总、董总和马华公会组成的“三大机构”与联盟政府展开谈判，争取政府无条件增加华文中学的津贴。就在这个时刻，槟城钟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和董事长王锦成等人，秘密向政府申请特别津贴金，变相把钟灵中学改制为准国民中学（即英文中学），成为全马第一所改制



▲ 钟灵、振华、昔华率先改制为英文中学，掀开华文中学改制风暴的黑暗一幕。



的华文中学。1955年7月6日，汪永年正式向钟灵师生宣布已向政府申请特别津贴金；两日后，再由王锦成向公众人士证实其事，并表示早已在7月3日作出接受特别津贴金的决定。

1956年6月，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拉萨报告书》后，教育部便开始实施新教育政策。8月16日，钟灵中学与政府签订合约，接受特别津贴金和政府的条件，但密而不宣，此事至次年5月14日才由新闻部公布该合约。钟灵中学的改制，为日后政府采取逐个击破策略，推行华文中学改制的政策奠定基础。

为了加速改制的步伐，教育部于1956年12月7日致函各华文中学，通知申请改制为准国民中学的20个条件，其中一条是改制后必须参加以英文作答的政府考试。因此，改制的最终结果就是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教育部随后施加压力，驱逐在华文中学就读的超龄学生，因而引发学潮。

在三大机构与政府交涉，各地学校董事会及华团纷纷召开联席会议，表示共同维护华文中学不变质决心的时刻，芙蓉振华中学和昔加末华侨中学分别于1957年9月和10月间接受改制为准国民中学。政府成功突破这两个缺口，逐个击破的策略终于取得效果。

1957年11月1日，三大机构代表拜会教育部长佐哈励，得到的答复是：高初级文凭考试出题和作答必须用英文；改制后，课本除华语文外，得全部改为英文；改制后，必须废除华校制行政系统，引入英校行政系统。11月11日，三



▲ 1957年4月2日，钟灵中学发生学潮，学生抗议改制，用血指写血书：“爱吾华文、爱吾钟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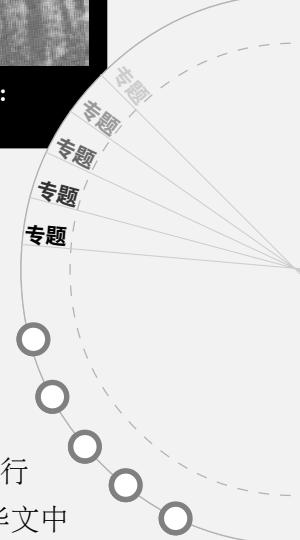


▲ 韩江中学学生发动同情钟灵学生的罢课，用血指写血书：“维吾华教”。

大机构召开全马华文中学董教代表扩大会议，在群情激昂下通过议决：在三大机构交涉未有满意答复，而高初级文凭考试未能用华文出题作答之前，全马华文中学应一致坚决拒绝接受改制，决不采取单独行动。

同年11月，全国华文中学发生罢课学潮和游行示威，反对政府驱逐超龄生的不合理措施，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以英文作为公共考试的媒介。面对华社极大不满和漫及全国的学潮，政府于是同意继续津贴没有改制的华文中学及主办以华文出题的初中和高中会考，对驱逐超龄生也不强硬执行。改制、考试媒介和学潮等问题才暂时缓和下来。

12月18日，柔佛新山宽柔中学董事部以具体行动展示维护华教的决心，宣布从1958年1月1日起，不再接受政府一分钱津贴，全部经费将由董事自筹，成为真正的独立中学，摆脱通过津贴来使宽中变质的纠缠。芙蓉中华中学接着宣布绝不改制。1957年结束时，马来亚联合邦有3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为英文中学，其余保留为华文中学。改制事件激起华社纷纷创办华文中学，直至1961年，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文中学高达132所，其中60所属于政府资助华文中学，72所私立华文中学。





西马华文中学改制 华教痛失大片江山

1958年3月的马华公会党选中，以林苍佑为首的少壮派赢得了马华公会的中央领导权。少壮派的领导人包括朱运兴、杨邦孝、陈世英等人。就在这段少壮派掌权期内，三大机构成功召开两次意义重大的全国华文教育大会。第一次大会于1958年9月20日在怡保召开，要求政府把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彻底解决考试媒介的问题，以保证华文中学的存在和发展。第二次大会于1959年4月26日在吉隆坡召开，通过《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及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其中要求是：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语母文为主要教学媒介，同时考试媒介必须与教学媒介相同。

巫统并不欢迎这两项反映华社公意的会议，甚至猛烈批评大会所通过的议案。1959年大选前，马华少壮派因为争取三分之一席位分配而触怒巫统领导人。结果，陈修信和翁毓麟派在巫统势力的支持下，击败了少壮派，并提拔

了几位日后与董教总针锋相对的年轻领袖如李三春和李孝友等。

1960年2月18日，教育部长拉曼达立宣布成立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以检讨《1956年拉萨报告书》。委员会的9位成员包括了陈修信的3位亲信：梁宇皋、王保尼和许金龙。8月4日，《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简称《拉曼达立报告书》）正式公布，并在8月13日获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

它犹如一颗炸弹，轰炸了马来亚华文教育界，宣判了华文中学的死刑：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中学公共考试（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只以作为官方语文的国文（马来文）或英文为考试媒介；在中学方面，规定只有“全部津贴中学”（即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与国民型中学〔英文中学〕）和不受津贴的“独立中学”两种，并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不合格（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而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这意味着，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即英文中学），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成为独立中学。尽管官方和马华公会要员进行各种宣传，强调改制的种种“好处”，宣称该报告书乃维护华文教育，并无消灭华文教育、华校、华人语文和文化的意图，但在诱使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方面还是受到民间极大的阻力。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新领导层，极力支持《拉曼达立报告书》和华文中学改制。马华公会



▲ 宽柔中学拒绝改制，体现维护华教的决心，成为真正的独立中学。

自此与坚决持反对立场的董教总关系紧张，三大机构于是无法操作，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1960年11月5日，在马华公会拒绝召开三大机构会议后，董教总自行召开全马华文中学董教会议，大会通过5项议决：

- (1) 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第2条国民型中学的定义，不应改变华文中学教学之媒介语；
- (2) 赞成实施小学免费教育；
- (3) 应有以华文为媒介语的高初级文凭考试，而价值相等；
- (4) 应有以华文为教学媒介之后期小学；
- (5) 小学升中学不应受30%的限制。

1961年上半年，各地华文中学都按兵不动，等待董教总的决定。3月15日，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在槟城召开的教总15人工委员会会议上，强调“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的坚定立场，大力呼吁全马华文中学不可申请改制，应积极筹办华文独立中



学。5月30日，退出马华公会的前教育部副部长朱运兴，以独立人士身份并以反对《拉曼达立报告书》作为竞选宣言，在安顺国会议席补选中，以3千多票击败马华公会候选人华景裕。然而，选民的意愿并不能使联盟政府重新检讨整个教育政策。相反的，在1961年下半年，马华公会要员如李三春、李孝友、谢敦禄、李润添和教育部长拉曼达立相继通过电台推销华文中学改制的“好处”和“保证”。教育部和新闻部发放大量宣传品。梁宇皋的《事实胜过雄辩》印成册子到处派送。新闻部宣传刊物《今日之谈》几乎每期都以改制中学为课题。当局的宣传重点有4项：改制后有三分之一时间学华文；董事部不必为经费操心；学生学费减少，减轻家长的负担；改制后学生有出路。10月21日，在华社和反对党激烈反对下，国会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把《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建议赋予法律地位。

为了削弱华社对华文中学改制的抗拒，教育部长在下议院提议准许国民型中学（改制中学）开下午班收容不合格学生。这个建议后来发展为容许改制中学附设独立班。接下来的几个月，则是华文教育的灾难期。政府采取行动对付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吊销林连玉的教师注册证和褫夺其公民权，而教总教育顾问严元章博士则永远不准进入马来亚联合邦。这显示当局已不能再容忍反对人士继续阻碍华文中学的改制。就在这个白色恐怖气氛的时刻，马华公会在教育部、新闻部和政治部的配合下加紧攻势，导致大多数的华文中学董事会在威逼利

诱之下陆续接受改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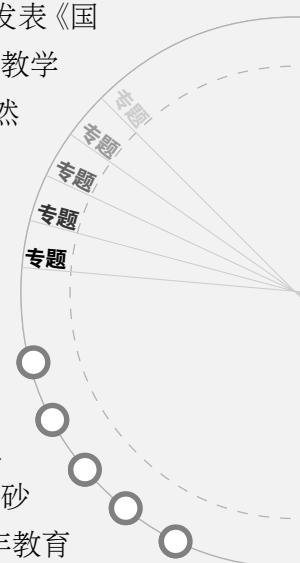
华文中学改制席卷全国 东马华文中学改制风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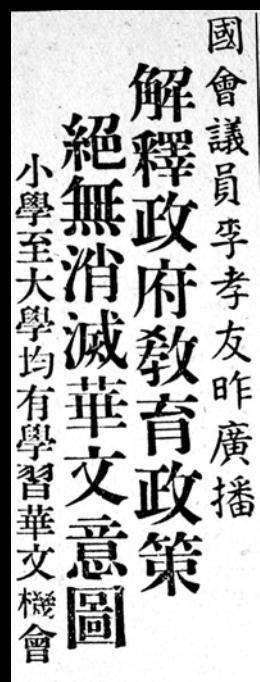
1960年，砂劳越的18所政府资助和私立华文中学共有学生5,050名，22所政府资助和私立英文中学4,224名学生。当年，砂劳越英殖民政府发表《砂劳越中等教育报告书》（《麦里伦报告书》），主张把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12月6日，英殖民政府总督在立法议会建议所有还未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的中学，在几年内逐步使用英语为所有科目的教学媒介，除了研究土著和中国语言及文学科维持现状。

1961年初，英殖民政府教育部长巡视致函各华文中学董事会，提出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的政策，即除了华文科外，其他各科目全部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且以10年为期完成改制计划。1961年中旬，英殖民政府发表《国家中等教育白皮书》，规定中学教育必须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否则从1962年4月1日起撤销津贴金。虽然砂劳越华社强烈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但英殖民政府仍强硬推行该改制计划。结果，有6所华文中学拒绝改制为英文中学，而成为华文独立中学，即吉晋中华第一中学、第三中学和第四中学，诗巫光民中学、建兴中学和开智中学。其他12所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则逐步变质，先改为英文中学后再改为马来文中学。在砂劳越、沙巴和马来亚联合邦于1963年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后，1983年砂劳越英文中学逐年改用马来文教学，并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成为目前的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

砂劳越华社不只坚持经营原有6所华文独立中学（于1945年至1960年创办），更在1962年至1968年创办另8所华文独立中学，即诗巫公民中学，诗巫公教中学，美里培民中学，诗巫黄乃裳中学，石角民立中学，美里廉律中学，泗里奎民立中学，西连民众中学。这就是目前砂劳越仅存的14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4,948人。

沙巴目前的9所华文独立中学，都是在1960年代（1962-1969）创办的。在《1961年北婆罗洲教育法令》颁布后，英殖民政府实施统一薪津制度，接受资助的华文中学必须受政府管制。1970年，沙巴有14所华文中学，即4所政府资助华文中学和10所私立华文中学。1971年，受政府资助的华文中学逐步改为英文中学。1976年，沙巴受资助的英文中学（包括改制的前华文中学），与西马的英文





▲ 1961年7月10日。



▲ 2000年11月20日，李孝友在晚年病逝前针对华文中学改制公开向华社道歉：“今晚(我)来说的就(是)我过去惨痛的经验，同时向各位朋友，向受以前(华文)中学改制受影响的朋友、同学、校董会，(在)这个机会，我向他们道歉！(群众掌声)。因为我被误导，让我来误导我们华人！这个责任我要负，我不逃避责任，不逃避责任。这个包袱我要抱，我要抱。而且怎样解除这个包袱？我希望77岁的我，能够再出来跟你们一起！(群众掌声)。无论华人的困难在哪里，年轻人跑前面，我老的拿拐杖会跟你们跑！(群众掌声)。我很痛恨(欺)骗我的人，我很天真(地)就受骗，而来骗大家。”

中学一起逐年改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并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成为目前的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目前，沙巴有9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6,344人。

华文独中复兴运动 众志成城全国响应

经历这场威逼利诱和软硬兼施的改制风暴后，华文独中的办学陷入低潮，其生存与发展面临重大危机。在政府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后，华文独中面对严重的学生来源短缺问题，更被视为收留落第生和“破铜烂铁”的补习学校，独中整体士气低落，惨淡经营。

面对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华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母语教育，于1973年在霹雳州发动一场轰轰烈烈、气势漫卷全国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把全国仅存的60所华文独中从灭亡边缘救活和发展起来。董教总当年成立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工作委员会，并发动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及提出《独中建议书》作为独中今后发展的方向指导。经过30多年的奋斗和建设，独中工委在推动独中办学的历程中，无论在课本编纂、举办考试、师资培训、技职教育、学生活动、升学辅导、出版业务、资讯收集、基金筹募、奖

贷学金等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目前，华文独中的办学已达一定的学术水平，其统考文凭受世界许多大专承认。此外，我国政府虽不阻止持统考文凭者就读国内私立大专，但政府仍不承认统考文凭作为进入国立大学的资格之一。

李孝友向华社公开道歉 华文中学改制受骗 50 年

2000年11月20日，已从政坛退隐24年的前教育部副部长和前马公会署理总会长李孝友，在董教总于雪华堂主办的“从华文中学改制看宏愿学校”汇报会上现身说法，就他在1960年代大力鼓吹华文中学改制，深感受骗，公开向华社道歉，并说：“我很痛恨(欺)骗我的人，我很天真(地)就受骗，而来骗大家。”李孝友要求华社吸



▲ 董教总出版的《华教导报》和光碟收录了李孝友现身说法并公开向华社道歉的谈话。

取教训，千万不要再犯错，要及时支持董教总，坚决反对意图变质华小的宏愿学校计划。李孝友以当年在马华和政府里工作的经验，证实了董教总的说法正确：50年来政府没有放弃落实《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

结语

1961年之前，政府已有资助部分华文中学，并主办以华文为媒介的华文中学高初级文凭考试。后来，政府却改变政策，利用“全部津贴”资助来把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并停止主办华文中学的有关考试，掀开了席卷全国的华文中学改制风暴这黑暗一幕。70年代下半期起，政府逐步把英文中学（包括改制的前华文中学）改为马来文中学。

回顾这段悲痛的华文中学改制岁月，可看出政府通过《1961年教

育法令》的“国民型中学”这种宣传各种“保证”和“好处”的过渡期学校，采取“两步走”的策略，先把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英文中学）后再改为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同时，政府也先把华文中学董事会改为“国民型中学董事会”，但最终以《1996年教育法令》废除国民型中学及其董事会使之名存实亡。整个蚕食过程跨越《1961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历时36年。这证明政府确实采用《1956年拉萨报告书》所主张的“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策略来落实“最终目标”。

目前，已失去在法律上存在资格的所谓“国民型中学”（英文中学）最终被改为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但却被某些人和政客称为“华文中学”（“华中”）、“国民型华文中学”或“华文国民型中学”。历年来，改制中学还继续向华社筹募经费，三分之一课时教授华文也沦为空谈。这正说明华文中学改制最终是个骗局，所谓改制后的各种“口头保证”和“好处”，都是放长线、钓大鱼，请君入瓮、瓮中捉鳖的权宜之计。

华文中学改制是我国华文教育的一场浩劫。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它突破单元教育政策、法令与措施的重重包围，建立了独中的办学体制与形象，展现了母语教育体系的功能与优越性。此外，这个运动对整体华人社会来说，它所发挥的社会效应与时代意义，除教育领域外，在那高压制的年代，这场运动对提升民族自尊与自信心及争取基本人权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影响深远。

华社是在有信念、有方向、有组织、有领导的基本条件下，壮大了华教阵容，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增强了维护与发展华教的力量。华社前仆后继地以集体力量抗衡着破坏，又以建设来对付破坏，排除万难，把华教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成功建立起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专学院的华文母语教育体系，并向创办大学迈进。目前，在这个体系下共有1,286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和3所大专学院（即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及近70万名学生。在董教总和华社的大力支持下，维护和发展华文独中取得显著成果，并从独中复兴运动跨入另一新时代，进一步拓展华文独中的教育改革事业，使独中更健壮发展起来，继续为国家培养建国人才。李孝友在晚年病逝前的公开道歉，说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悔莫及和回头是岸的心境。这种种事实，证明了拒绝华文中学改制是明智和正确的。族魂林连玉先生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虽然令华社及华教工作者心情沉重，但它激起华社群起抗争，打开局面，在艰苦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这也是当时当政者所预料不到的。

